



林清玄



因为心里点了灯，

所以无论处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中，

人们的长明的希望也不会熄灭。

放下过后更澄明

永生的凤凰



放下过后更澄明

永生的凤凰

林清玄 著

綫裝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下过后更澄明：永生的凤凰 / 林清玄著. —
北京：线装书局，2012.11
ISBN 978-7-5120-0744-4

I. ①放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1809号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放下过后更澄明：永生的凤凰

著 者：林清玄

责任编辑：张媛媛 孙嘉镇

排版设计：李 萌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(100009)

电 话：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：www.xzhbc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制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5

字 数：125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20000册

定 价：29.80元

自序

今年二月在西雅图，在从华盛顿湖驱车往华盛顿大学的路上，我迷路了，发现自己走到了一条人迹稀少的乡道上。

我一时找不到出路，就下车到林间散步，等待着过往的行人问路。

这时我发现，我迷失的树林真是美得动人，走几步就有一个小湖，还有一些颜色斑斓的不知名的小岛。湖畔到处走着海鸟、野鸭，它们一点也不畏生，我走近了，反而好奇地走过来围着我，有的飞起来，轻轻地点一点清明的湖心，就飞到林间深处去了。

西雅图的冬天很冷，无边的树木萧瑟地站立着，所有的叶子落尽了，冷风一阵阵袭来，更令人感觉到这一片大地的幽静。奇妙的是，所有的树叶都落了，而铺在地上的小草却像春天时一样翠绿，偶尔还能在寒风里看到一些红的、紫的小野花，开在树林中的残雪里。

正好四周没有行人，我便怀着悠闲的心情观看着林中山色，深

刻地感受着游人的心情。抬头往四野望去，四面的高山积了厚厚的一层雪，万峰皑白，雪光莹然，静默地围绕着这个美国北边的大城，有许多雪在那些山上是终年不化的。

我坐在草地上，一任寒冬的暖阳铺在身上，我的身旁，鸟儿正“叽叽喳喳”地交谈着。那时，我突然想起了十几年来的写作生活，这里面有悲苦，有欢乐，有雀跃，也有伤感，正像在这零下三度的北国晒着阳光的感觉。

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每当面对写作的新关口、情绪往下落的时候，我就外出去旅行，去看不同的山川，去会面不同的人物，然后我总是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些新的启示，并依着那些新的启示出发。

说起来，我从事报道工作而不感到厌倦，喜爱旅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除了旅行，我想，我对人和土地的热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很多时候，我是个情绪很不能自制的人。看到一件动人的事，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，听到一首好听的歌，或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人，我都会感到内心波涛汹涌，恨不得天下人都能和我分享，并获得相同的感动。因此我常在长夜的孤灯下写作，让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，使心情得到平衡。

有许多可敬的朋友时常对我说：“你是可以创作的人，为什么不专心创作，而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写报道呢？”

我想，我是可以创作的，但写报道同样是我所喜爱的一种创作方式。在写报道的时候，我不纯然是个独立的作者，而且可以和别人沟通，可以直接去关心我所见到的事物。我的报道是“我”和我的“对象”共同完成的。

我总是想，我真正的创作还是留到以后吧，因为我还年轻，手里又有一支快笔，在我还能跑动的此刻，在我还有充沛的人世热情的此刻，让我多花一些时间在报道上面吧！

人一到了中年，对周遭的热情终不免因时间与世事的推移而减弱，但是我时刻在警惕自己，永远不要使自己对人和环境的热情减少。表现这股热情的最佳方式，在我而言，就是不停地写下去，不停地让自己投在火炼之中。就像处在寒冬的落木之间，心情恒维持着一种温暖，这温暖让我们看清在满地青草之下，春天的声息正从遥远的地方走来。

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文章，像《不敢回头看牵牛》、《独对青冢向黄昏》、《杨妈妈和她的子女们》，都是我含着眼泪写成的。如

今重读这些文章，鼻子里还有酸意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把自己情绪的反应写出来是对不起读者的，但是如果我隐藏了自己，用理性的态度来写报道，不但对不起读者，也对不起自己。也许，哪一天我不再写报道了，才是真正对读者有所愧疚吧！

这些年来，因为工作转变，我比较偏重于艺术的报道和批评，一般的报道反而写得少了。记得有一次在康涅狄格州遇到一位陌生的留学生，他读过我最早期的一本报道《长在手上的刀》，询问了我这些年从事报道的情况，我竟无言以对。

我说：“再给我一个出发的机会吧！”

其实，“出发”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，但它有很多时候是会陷进现实的泥沼里的。我时常告诉自己：随时可以出发！随时保持着出发的心情。所谓出发，是鸟将要起飞的那一刻，是花将要开放的那一刻，是马将要起跑的那一刻，是火车鸣起汽笛的那一刻，全是要经过阵痛的。但是如果没有那一刻，就永远抵达不了目标。我也权且把此书看成是一次出发，而不是我从事报道的一个句点。

今年五月，我到新加坡去访友，当地有许多年轻朋友都读过我的报道作品，并且对报道怀抱着热情，希望自己也能投入和参与，问

我要怎么着手。

我说：“你们不要着手，要今天就出发！”

我为自己的小作在南洋远地也有人共鸣而欣喜，我说：“就从你们身边的人和土地开始吧！人和土地是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。”

我从来只是写，不要求读者一定与我有相同的想法。但是我希望读这本书的时候，能带给亲爱的朋友们一些感触，进而有更多的人从事报道，使我们走向一个更理想的社会。

我想重申的是：“文学工作者只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，不是社会的改革者。”这使我想起在西雅图的湖畔，我双手一扬，把林鸟惊飞，而我不知道那些鸟将飞往何处。我的文章出版成书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。

杜清玄

安和路客寓





自序

卷一 祖先的天空

微雨燕双飞 · 003

步步起清风 · 011

一味 · 018

掀起四草的盖头来 · 028

芳香百里馨 · 039

不敢回头看牵牛 · 047

仰望祖先的天空 · 080

独对青冢向黄昏 · 117

永生的凤凰 · 144

目 录



卷二 当代的风云

我所认识的李敖 · 155

天下第一针 · 171

乐为布衣 · 176

自由自在的柯锡杰 · 180

斧里乾坤大，刀中日月长 · 191

可怜天下父母心 · 200

杨妈妈和她的子女们 · 204

茶叶的公平交易 · 221

不同买卖 · 225

卷一 祖先的天空



只要点燃心中的灯
一心一意地生活下去
便可以展现充实的生命

微雨燕双飞

天的神奇如是，人也一样，明明是一颗心，有时候左边下雨，右边却是日出，正如山雨谷晴，只有经历百折千转，走过无数风雨阳光，才能明明白白地看清自己的道路。

午后过甲仙

轰——

一阵雷声，从远方的山头一路响过来，热烈而急切，路上的行人刚有预感，豆大的雨已经一抡天网，当头罩下。

雨来得那么急促，连太阳和蓝天都来不及躲闪。虽然下着雨，天是晴的，大马路被直劈成两半，左边雨籁交响，右边仍是泻满阳光。

我去的那一天就是下着这样神秘的雨，路的右边铺满阳光，路

的左边则是雨落在阳光中闪出七彩。我便和甲仙的孩子们在雨里奔来跑去，到左边淋了雨，再到右边晒太阳。我觉得奇怪，就问路边的小孩，他说：“雨是有界限的，这条路就是它的界限。”他又指着远山说，“喏，那边都是雨。”再指着谷底说，“那边都是阳光。”

雨有界限，我知道，可是当我站在那一条线上时，却感到迷惑了。

对于这样的雨，我觉得不寻常，甲仙镇人却习以为常，他们称之为“日头雨”或“三八雨”。有时候，天也确实“三八”，它会蒙上眼睛来个电闪雷劈，忽然乌云密布，二十分钟后又是晴光丽日，霞光万道。甲仙人称之为“西北雨”，夏天的时候，一日一回，很少间歇。

天的神奇如是，人也一样，明明是一颗心，有时候左边下雨，右边却是日出，正如山雨谷晴，只有经历百折千转，走过无数风雨阳光，才能明明白白地看清自己的道路。终于，雨过天青，或许在山与谷之间架起了彩虹，一道圆弧把我们牵上去。但有时，彩虹也是残缺的，断了一截，你想帮蓝天补缀，却不知从哪一头下针。

我看到虹断了，两头平，忍不住慨叹。

有两个小孩在马路上对话：

“虹断了，多可惜。”

“下一次一定会出一条好的。”

“断了也有断的美。”我说。

一代一代生活着

我们看甲仙的美，不能只看彩虹，更要知道，在甲仙雨也是很重要的。

骤雨的午后，我们到甲仙镇去，才算是触到一点点它的真性了，因为雨前和雨后，甲仙有了很大的不同，仿佛这个乡镇在炽热的暑天中洗了一个快乐的澡。

甲仙位于高雄县的山区，它本来只是一个少数人家聚居的村落，这些人依山为生，在山里种甘蔗、果树、树薯、芋头、番薯，有一部分人开辟梯田种了稻子，还有少数人在山谷中种了一些供观赏的草本植物。

甲仙和台湾其他深山一样，也聚居了一部分山胞，他们以狩猎为生，只有小部分年轻人到山下来帮人种作。甲仙的山胞是很好认

的——并不是他们的肤色和长相有什么奇特，而是他们喜欢穿花色鲜艳的衣服。在淳朴平凡的甲仙镇，花花绿绿的衣服便成了山地同胞的标志。他们并不是受了现代文明的影响，这是他们的传承，从祖先一直花花绿绿穿到现代，在山里他们就像彩旗一样飘扬着。

由于土质和气候的关系，甲仙生产大量的木瓜和芋头。甲仙的木瓜风味非常独特，它的果实坚实，水分较少，有一种特别的甜味，就像生活中经过加工、提炼的快乐一般，吸引了很多远来的游客。“甲仙芋”和“甲仙木瓜”成了这里观光以外最独特的特产。人们用最简单的方式生产木瓜干和芋头饼，它们可以永久保存，带来了当地家庭工业的兴盛。

我们进了甲仙，街道两边的商店堆满了木瓜和芋头，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。

甲仙人与世无争，和天地同心，过着他们自己的岁月，一代一代地生活着。我登上高山，俯望甲仙镇，屋舍随意地散在山与谷的每个角落。人们悠闲地工作着——百年来，甲仙就是这样子，雨声之外，有生活的美。